



1	4
139	
25	



門 4  
第 3  
卷 25

紅線傳

劉無雙傳

霍小玉傳

牛應貞傳

謝小娥傳

李娃傳

楊倡傳

章臺柳傳

步非烟傳

楊州夢

杜秋傳

龍女傳

妙女傳

神女傳

雷民傳

會真記

黑心符

南柯記

枕中記

酉陽雜俎

諾臯記

支諾臯

墮上記

前定錄

卓異記

撫異記

集異記

集異志

志怪錄

第五集六冊計廿九種

唐代叢書  
五集

紅線傳

唐 楊巨源撰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

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使蓋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路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白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半曰我承

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日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鬢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七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

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孰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

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斫而彈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塞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與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

以馬箠搥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怕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各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遇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鷹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

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癩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豈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胡元瑞曰。唐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岷紅線虬髯客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

紅線傳終

劉無雙傳

唐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撓。

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而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

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舍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



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  
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  
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  
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  
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  
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坐或立仙客下馬  
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  
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  
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程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

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  
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  
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  
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  
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  
前拜執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  
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  
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  
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

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卽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

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羶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

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

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如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高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野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練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

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胸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卽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卽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廻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抹頰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卽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

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沈弟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卽君莫怕今日報卽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藥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

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  
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堯人在野外處置訖老  
夫爲郎亦白刃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  
馬五四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  
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  
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怕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  
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  
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  
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一故鄉爲  
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劉無雙傳終

劉無雙傳

二

五集

霍小玉傳

唐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  
 萃侯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  
 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  
 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  
 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  
 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

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

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甬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叅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父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人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

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  
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有人入來  
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  
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  
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  
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其有一女子雖拙教訓  
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  
旨今亦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  
垂採錄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白堂東閣子中

而出生節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  
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  
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  
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  
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  
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  
初不肯母固疆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  
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  
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宛媚解羅



衣之際熊有餘妍低幃睡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刀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練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首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

論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繁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兄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恠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

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  
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  
捨棄人事剪髮披緇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  
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  
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  
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  
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  
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遠  
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

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  
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  
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廻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  
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  
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  
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略遣  
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旣切費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  
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俟景先家貨賣  
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丙

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人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

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且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

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  
遮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  
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  
弃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  
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  
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  
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  
藻心嘗慕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  
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

駿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僂輩共聆斯語  
更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  
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  
弊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  
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  
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  
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  
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  
再合脫者解也旣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

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僥勉之間疆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此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肴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長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

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編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襪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

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隱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猪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豹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

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廢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詐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牛應貞傳

唐 宋若昭撰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場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如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

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  
皆古之知名者往來荅難或稱王弼鄭元王衍陸機辯  
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  
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子嬰  
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  
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  
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  
藝文兼百氏顧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旣虔恭於  
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于名不毀物而成已伊

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  
煩寃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  
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  
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  
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  
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  
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  
遊乎魍魎之鄉形旣圖于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  
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



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  
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  
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遇譴且子聞至道  
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  
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  
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  
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惘惘  
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  
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心而問影既談元之至妙請

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  
交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牛應貞傳終

三應貞傳

三

五集

謝小娥傳

唐 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意氣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居貞合賈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遇盜劫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子姪與僮僕輩數十人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父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

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

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備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

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寢，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携文解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元鑒，皆符夢言。此乃夫啟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

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鑱容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讐，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兩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

太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諧。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賊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仇，寃神道不

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跋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義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備保難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李娃傳

唐 白行簡撰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壞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樂陽公者，畧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

李女傳  
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人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鬢，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

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詎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已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

屏跡戟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忘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醮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做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

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故扇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秣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



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煖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日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練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

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媪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媪迎訪之曰何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媪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媪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媪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今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

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  
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  
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  
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  
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曰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  
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日不  
交曉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  
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  
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

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  
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  
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  
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  
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  
正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  
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  
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  
其東肆車輦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

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  
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  
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  
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  
以保証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  
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轡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  
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  
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

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  
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  
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筴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  
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  
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爲衆所誚益慙耻  
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  
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  
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  
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

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聞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下。曰：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

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間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人于一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埋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卽

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日不能言領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

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旣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遥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

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上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掠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移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歎確

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叅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

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劍門，當令我固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人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幼數歲生

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之產于何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

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楊娼傳

唐 房千里

楊娼者長安里中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  
五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  
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始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  
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  
戚里女遇帥甚得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  
幼貴喜姪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籍  
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



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德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

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出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章臺柳傳

唐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讌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為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

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澆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奇跡法

顯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駁牛駕輜駟，從兩女奴，翊偶

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  
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且幸相待於道政里  
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  
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  
麟麟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滄青諸將合  
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  
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劔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  
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  
縵胡佩雙韃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

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  
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路  
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  
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  
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後  
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  
翊久列參佐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  
依止名昆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  
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為之政臣部將兼御史

中丞許俊族本幽燕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翃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論曰柳氏志叻閑而不克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態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徑

非烟傳

唐 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闈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開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

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  
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  
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所門媪達非烟烟  
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  
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龔悍非良配耳乃復酌篇  
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  
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  
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  
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  
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  
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  
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  
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  
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櫺  
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  
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

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  
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  
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  
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  
后期惚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  
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  
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旣得回簡徑賚詣烟閣中武生爲  
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  
生入府曹烟持書得以款曲尋繹旣而長太息曰丈夫

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  
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  
於瓊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汎金  
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  
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  
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悵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  
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書簷春燕須同宿洛  
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  
訖乃名門嫗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

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臙心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房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

之象曰扼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下一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誦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



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

日寤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姓，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傅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迫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揚州夢記

唐 于鄴撰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敘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

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日數年及徵拜侍  
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遠馭固  
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  
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  
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  
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  
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  
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  
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

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  
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  
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  
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  
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  
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  
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  
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  
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

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航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

某當開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闕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曦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鵝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

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主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疆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洪十曰：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

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揚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熾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

今日真可酸鼻也。

附王穉登詩。祈詩一首當纒頭。徧醉那溝十二樓。  
贏得佳人稱薄倖。還如杜牧在揚州。

錢希言揚州懷舊詩。三度維揚十八年。舊遊零落  
不如前。車傍擲果人何在。橋上吹簫事莫傳。潮落  
遠江瓜步雨。鳥啼荒壘竹西烟。風流杜牧元多感。  
到日登臨一惘然。

揚州夢終

